



最是一年春好处

◎孙同林

乡村的春天来得早。早在腊月里,墙角的那株腊梅树上就已经缀满亮亮的花骨朵,鹅黄的小花在凛冽的寒风中,给残冬晕染出一丝暖色。立春前后,庭院东边河坡上的同蓬迎春花已经含苞了,金灿灿的色彩给人们传递春天即将登场的信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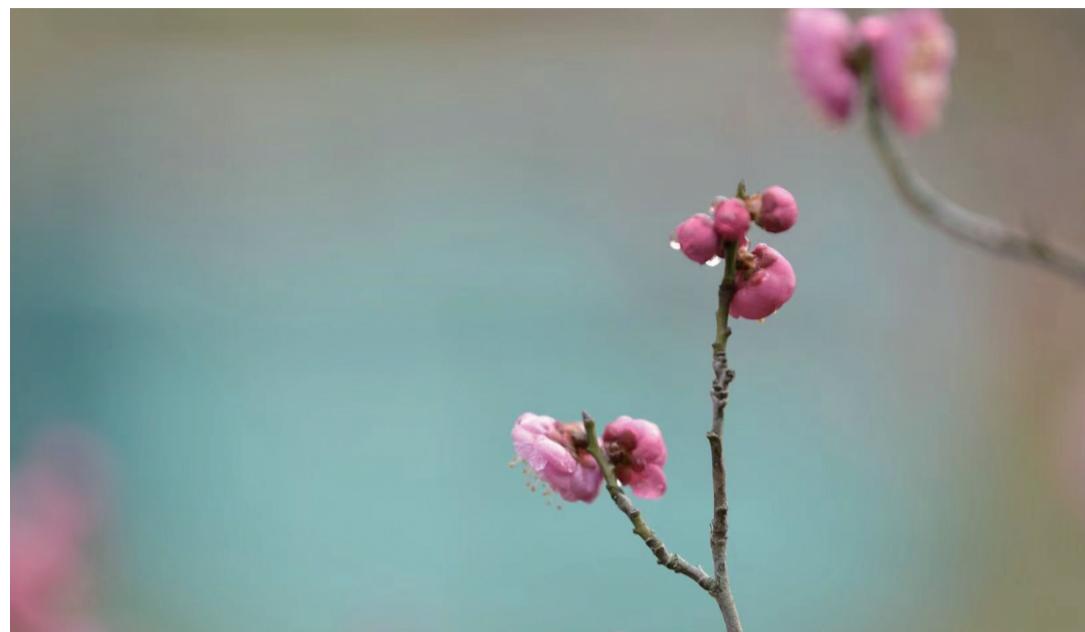
打罢春,东风一起,阳气迅速上升,河边几株小桃树的细长枝条上便萌发出一粒粒殷红色鼓鼓的花苞来,这是由桃树嫁接而成的树,好像永远也长不大,虽然也结桃,但果实极小,只有手指头那么大,听内行的人说,这叫“水桃”,我没有考证过是不是叫水桃,就权作水桃吧。水桃花可以算是报春花的,它在立春前就开了,红艳艳的花苞就像是在胭脂水里浸泡过一样,红润鲜亮,给早春寂寥的田野点染出一丝靓丽的俏色。紧随着水桃花的是杏花。杏树仿佛是在一夜之间就急慌慌地亮出了鼓鼓荡荡的满树红蕾。杏花开得急促快捷,属于“怒放”。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,经杏花这一“闹”,其他各色花儿也紧跟着在竞相亮相,果然是万紫千红,春风让乡村热闹非凡。

春天的乡村,景色是最美的,但也是农人最为忙碌的时候。

记得父亲健在的时候,每年的春节一过,就成天泡在麦田里。“人勤地不懒”成了父亲的名言,父亲忙着为麦子松土、薅草、整墒……春风和煦地拂着,春阳暖暖地照着,父亲手里的锄头灵巧地在麦稞间穿行,将麦稞旁边与麦苗争地盘抢养分的各种杂草一一除去,又将荠菜、苜蓿等可食用的野菜一一捡拾进竹篮,作为春天土地上最早的收获而带回家尝鲜。几亩麦田,仅仅除草,就花去十天半月时间。父亲从来不觉得锄地拔草有多么辛苦,尽管他在麦田里长时间地劳作,腰酸背疼,但他看着地里的麦苗返青、拔节,就像看到自己正健康成长的孩子一般,满心欢喜而乐此不疲。

以农耕为职业的父亲对土地有着深深的感情,无论土地肥沃或贫瘠,父亲不嫌不弃,他虔诚地在土地上播种,为庄稼耕耘,不肯歇息一天。门前圈出一片菜地,地里有韭菜、青菜、茄子、豆角、大葱……一日三餐的菜蔬,几乎全都出自那里。大面积的田块,按照季节和农时适时播种,水稻、小麦、油菜、大豆……保证着一家人的口粮。父亲说,人勤地不懒,人不误地,地不误人,土地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难怪农家的房前屋后充满了春色,人勤地不懒呢!

拥有一片土地的父亲,便拥有了春天,拥有春天的父亲,是那么的满足而幸福。多少年春天,父亲站在青绿的麦田里,站在黄澄澄的油菜花间,迎着春阳,沐着春风,尽管这样的春景已经过去多少年了,但每当春天到来的时候,它们还会重新出现在我眼前。



春风里

◎任惠均

依然少年 ——观袁运生画展

◎汤凯燕

周日去美术馆看展,近期正展出南通籍画家袁运生作品。在展厅里足足待了四五个小时,又饿又累又渴仍意犹未尽。

相对于完成的作品,我更喜爱那些“未完成”。少年时的习作,大型制作前的策划思考记录,速写草稿,原始稿。成功闪耀的高光时刻固然完美,但其背后是一日日苦心经营,无数次调整勾画,灵光乍现的狂喜,甚至挫折的煎熬都能触动人心。

“未完成”如今坦然地占据了墙面,经过时间洗练,厚重、意韵深远。儿时习作旁有画家2016年自己的点评,当时他已79岁高龄。翻阅,辨认,模糊的记忆如同路灯一盏盏点亮。穿越半个多世纪,他与“他”在画面上相逢,对话。

“运生少时画速写,喜欢去人多的地方,以不让人注意。”

“大姑母告状,大约对象必定是告我的状,我调皮,这也自然。”

“开会,有人不安分,给我做

动作。”

思念儿子的父亲、读书的母亲、坐在他家门口的小孩、告状的姑妈、老老实本分的帮工、调皮的同学、正经的干部……少年不受内容与形式拘束,随意轻松,画工虽未完善,却性灵自由,神采飞扬。

袁运生引发过争议,经历过时代磨砺,依然如堂吉诃德般一往无前。当我站在他后期的抽象作品前,雄健放肆激情奔涌的笔墨纵横,看到的仍是那个少年。



蓄须小记

◎徐继康

从来没有人见过我留胡须的样子,连我自己也没见过。

今人留须的甚少。在古代,除太监外,成年男子大概没有不留的,就是传说中的美男子如城北徐公、周瑜、诸葛亮、嵇康等等,也概莫如是,他们的外貌大抵就如罗敷夸赞自家夫婿的那样:“为人洁白晰,鬚鬓颇有须。”唐伯虎是民间名气极大的小鲜肉,我曾经见过他的一张画像,有胡子不说,还颇为浓密,那形象肯定要让今天那些“唐粉”们大失所望。远的不说,且说民国,你所能想到的大人物,如孙文、鲁迅、李大钊、齐白石、张大千、黄宾虹、马一浮、丰子恺,哪一个不是留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大胡子,特别是于右任,那一缕飘飘长髯,望之如神仙中人,让人顿生尘外之想。就是平素以收拾得干净利索见称的徐悲鸿,有一张病中久未剃须的照片,也不禁让人多瞧了几眼。真不敢想象,如果把他们的胡子拿掉,会是一副什么模样?相比起这帮民国大先生,今天那些下巴光亮的大师宗匠们,不管怎样拿腔作势,总觉得少了些什么。

我年轻时,很瘦,头发很长。曾经不止一个女生当着我的面说,面白无须,你就是标准的书生形象。我当然理解她们话中的好意,可我对“书生”这个人设并不太满意。也许是读了太多的武侠小说,看了太多的西部牛仔片,对那些满

面虬须的侠客很是向往,觉得他们威武豪迈,英气逼人,即使年纪大了,也是仙风道骨。曾国藩也是个“看脸族”,他说过的那句“未有须眉不具可称男子者”,我一直铭记在心。我曾经在自己的照片上,用黑笔添加各式各样的胡须,想看看自己的“燕颌虎须”到底是啥模样。可是纸上得来终觉浅,仅能望梅,却无法止渴。我也曾在一些双休日,刻意地不剃须,只是两天的时间真的太短了,那些小草们才怯生生冒出地面,还没有接受春天的阳光与雨露,就被收拾得一干二净。

恰逢大疫之时,大家都躲在家闭门不出,机会难得,又有口罩作掩护,我决意这一段时间不再剃须,一定要让它们茁壮成长。下定决心后,我暗自有点兴奋,就像埋下一粒小小的种子,天天观察它的变化,看它如何发芽出苗,看它如何露叶现蕾,最后再期待传说中的花开见佛。这之后,我就同大姑娘一样天天揽镜自照。不过我不是想照出什么“美貂蝉”,而是希望照见一个“黑张飞”来。

第一第二天没有什么变化,第三第四天,已是初见规模。我发现自己的须形还挺好,口角四周皆有,颇为浓密,且根根见肉,不是讨厌的稀稀拉拉山羊胡的那种,隐藏的担忧便放了下来。为了给自己一个惊喜,接下来的几天,我故意憋着没

看,每天只是用手去感受胡须的生长。说来也奇怪,胡须看起来拉里拉碴,有如刺猬钢丝,但用手摸起来,却是十分的柔滑,并不刺手,怪不得古人都喜欢捻须沉吟,那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。到了第八天,我再也压制不住内心的冲动,就好像一定要去会见一个暗恋已久的女生那样刻不容缓,当即掏出手机,打开自拍功能,绕屏自观,终于看到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自己。上下左右高低远近,我用手机将自己360度无死角扫看了一遍,最后结论:如果在古代,我大体也算得上是一个“西江一吸了无余,突出堂堂大丈夫”了。

躲在口罩的后面,带着这张陌生的面孔,我大胆地出入了街头、巷尾、超市和菜市场。我还特地去了单位一趟,与那些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聊了好一会儿的天,他们竟然没有瞧出半点端倪,我自鸣得意又有些失落。我多么希望有一个人突然调皮地拉开我的口罩,发出夸张的惊呼声。然而一切如常,生活根本没有意外。

渐渐恢复了往日的正常,有人还拿开了口罩,开始素面朝天。我该怎么办?捻着胡须,我沉吟了半夜。就在上班的那个早上,我认真地剃掉留了多日的梦,然后才安心地出了门。

接下来,大家又见到了那个原来的我。

